行业棱镜

中外动漫造型，各有各的讲究

文｜赵 昆



《阿凡提的故事》中阿凡提的形象

造型设计是动漫创作的根基，决定着角色的神韵与作品的艺术质感。

西方动画电影中，唐老鸭、功夫熊猫、超人等经典动漫形象，都是漫画家根据自己的理解，抽出几个最具个性的特征，并用某种造型手段将它们抽象地表现出来，让观众不再纠结那些复杂多义的外形轮廓，直接感受到它们的无限生命力。譬如美国动画电影《小马王》中的史比瑞特，《狮子王》中的辛巴，《小鹿斑比》中的斑比，在造型上都是从写实角度出发，通过抽象提炼后，不仅给观众带来令人愉悦的视觉体验，还能让观众从中感受更为永恒和本质的东西。

写实造型拥有一套完整成熟的视觉体系与技术逻辑，对自然物象的精准模仿、光影还原，需要极高的绘画塑造能力，以此构建出魔幻艺术与现实生活相融合的审美空间。宫崎骏动画中的不少场景是精彩的水彩画，譬如《幽灵公主》里，观众看见森林之神现身于密林深处，浓荫覆盖的地面散落许多圆形的光斑——这正是光沿直线传播，透过小孔所成的太阳实像；而《千与千寻》中的水面，则是艺术家巧妙融合掠射光与反光，赋予水面一种飘忽的质感。倘若没有对印象派绘画色彩体系的深入研究，画面造型很难拥有这种意蕴。

西方艺术自现代主义兴起，便不断探索各类新的技法。动漫诞生于传统艺术向现代艺术转型的过程中，现代艺术助推了动漫艺术的成型，特别是概括与变形的技巧，更是深刻影响了动漫造型的发生、演化与发展。譬如中国著名的动漫艺术家张光宇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大量漫画和动画造型，这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时间基本同步。

在动漫造型当中，抽象的不仅是分解、重构、再生、变换的过程，也有对传统造型的重新分解、组合、演化与提升。迪士尼早期塑造的米老鼠，形体夸张，造型简单，且有粗黑色轮廓线，而后期版本，边线细腻，造型更加完善，其形象进化有目共睹。当然，这也是动漫造型商品化的必经之路，视觉上，观众需要更为细腻且更具趣味的造型，需要熟悉的形象不断趋于完美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持续对造型进行打磨与改进，是动漫艺术的生存之道。

立足全球动漫造型的发展，回看中国动漫，传统造型艺术始终是国产动漫最独特的创作源泉。每次谈到中国动漫，必然先说到“中国动画学派”。“中国动画学派”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万氏兄弟，成熟于20世纪60年代，收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作品不仅有手绘动画，还包含木偶、软泥、布偶、剪纸、水墨等多材质的动画类型片。该学派最核心的艺术优势，在于扎根本土传统造型体系，将古典艺术审美融入角色设计，形成独树一帜的民族画风。其角色造型善于借鉴各类中国传统艺术形式，风格鲜明、独具气韵，画面形象简约含蓄、传神生动。

中国动漫从古典艺术中汲取养分，塑造出众多具有东方特色的经典形象。譬如《大闹天宫》中的孙悟空，就来自于张光宇对中国传统造型的吸纳与变化；《哪吒闹海》中的哪吒，是张仃对大量中国古代壁画、门神画素材加以提炼，融入装饰艺术元素，使用民间绘画常用的群青、粉绿、大红和黑等色彩谱系，让人物造型具有独特的中国气韵，也鲜明地体现了角色的性格特点；阿凡提的设计者曲建方创作《阿凡提的故事》时，认真考察了新疆的出土文物，受到人俑形象的启发，阿凡提才有了那两条上细下粗、颇具幽默感的胳膊。这些取自传统造型的灵感，融合动漫艺术家的改造与创新共同书写了中国动漫的精彩历史。

根植本土、融贯中西，是中国当代动漫造型创新发展的必经之路。在充分吸收西方光影原理、人体解剖、运动规律与色彩设计体系的基础上，吃透中国传统造型的艺术规律与审美内核，补齐造型创作的技术短板，才能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让中国动漫造型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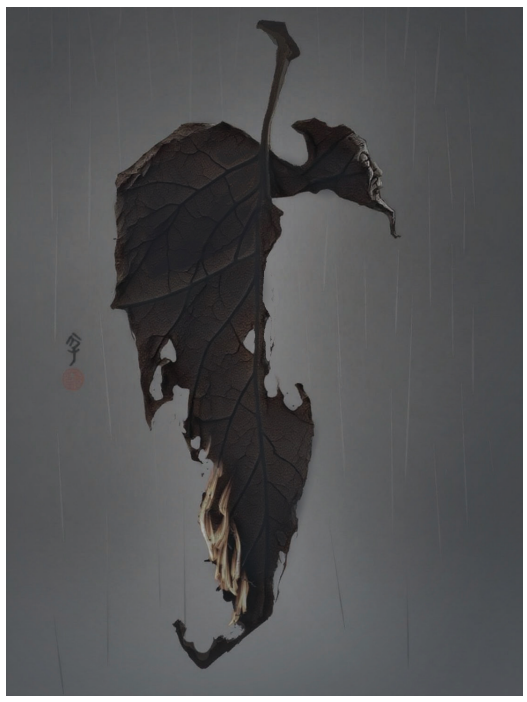
（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研究员）



《幽灵公主》中森林之王现身的场景

思接千古，绘见先贤

图一蔡联



▲杜甫



▲李白



▲老子

编辑：穆兰（1、10、11版），赵一锦（2、9、12版），韩晓艳（3、6、8版），刘明（4、5、7版），美编：胡海悦